

笑天戲劇選集

I

櫻

桃

園

0



人物

明涅夫絲加亞，柳澤夫。安德列夫娜 女地主。

安嬌 其 年十七歲。

娃略 養女，年二十二歲。

曼耶夫，列昂尼。安德列維支 明涅夫絲加亞之兄。

陸伯興，葉莫拉衣。亞列克舍支 商。

特羅菲莫夫，彼得。謝爾該維支 學生。

西棉翁諾夫，畢希柴克（雙姓），鮑利斯。鮑利索維支 地主。

夏洛達·伊房諾夫娜 家庭女教師。

葉登霍獨夫，謝棉·潘節列維支 事務。

董嫗沙 使女。

費爾司 老僕，年八十七歲。

雅沙 年青的僕人。

流浪者

火車站站長

郵政局職員

來賓及聽差多人

地點

明涅夫絲加亞的領地

第一幕

一間至今尚被叫做育兒室的房間。有門通安嫻的臥室。破曉，太陽即將升起。時序已是五月，樹盛開着，但園中很冷，有晨霜。房間裏的窗戶緊閉着，董嫻沙手持蠟燭，陸伯興手持書本，同上。

陸 謝天謝地，火車總算到了。幾點鐘啦？

董 快兩點了。（吹滅蠟燭）天已經亮了。

陸 火車誤了多久？至少有兩個鐘頭（打哈欠，伸懶腰）真有我的，鬧了多大的笑話！我上這兒來，專爲到火車站接他們去，可是一下子，不知不覺睡着了

……坐着，就睡着了。糟糕……你要叫醒我就好了。

董

我以爲您已經走了呢。（傾聽）這會兒好像是他們來了。

陸

（傾聽）不……他們先得去領行李，辦許多別的事……（略停）柳薄夫。安德

列夫娜在外國待了五個年頭，不知道她現在變成什麼樣兒啦？……她人真好。又爽快，又直心眼兒。我記得，那時候我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，我去世了的爹——他前在這兒村子裏開一家小舖子——他有一次用拳頭打在我臉上，把鼻子給打出血來了……那天不知道爲了什麼，我們會到這邊院子裏來的，他喝醉了酒。我現在記得，柳薄夫。安德列夫娜那時還年輕着呢，人長得瘦瘦的，她把我領到洗手架子前面，就在這間屋裏，這間育兒室裏。她對我說：「別哭啦，小鄉下佬，到你成家的時候傷就會好的……」（略停）小鄉下佬……我父親的確是一個鄉下佬，可是我現在穿起了白的坎肩，黃的皮鞋。這叫做：抱了豬頭上麵包房……我這會兒才算發了財，攢了一大堆

的錢，可是仔細一想，鬧了歸齊，還是一個地道鄉下佬……（掀翻書頁）書讀歸讀，可什麼也讀不通。讀着，不知不覺就睡着了。（略停）

董

那些狗整夜沒睡覺，知道主人們快回來了。

陸

董嬌沙，你怎麼這麼的……。

董

手發抖。渾身不得勁兒。

陸

董嬌沙，你太嬌養了。穿得像一位小姐，頭髮的式樣也差不多。這是不行的，你應該認得你的身份才是。

〔葉鶚霜獨夫手持花束上：他穿一件短上衣，一雙擦得閃亮的長筒靴，走起路來嘎吱嘎吱響；一走進來便失手把花束墜在地上。〕

葉

（拾起花束）這是園丁送來的，他叫供在飯廳裏。（將花束交給董嬌沙）

陸

順便給我拿一瓶喀瓦斯來。

董

是。（下）

現在外邊下着霜，天氣冷到三度，櫻桃倒全開了。我可不能恭維我們這兒的

天氣。（歎息）不能夠。冷熱都不合時節。葉莫拉衣·亞列克舍支，讓我告

訴您，兩天以前我買了一雙長筒靴，這雙靴子可真夠瞧的，我敢向您担保，牠們嘎吱嘎吱響得實在叫我心裏起膩。應該擦什麼油呢？

陸 走開。我聽得膩煩了。

葉 我每天總得碰上一個倒楣事。可是我決不怨天尤人，我過慣了，簡直會發笑

「董溺沙將喀瓦斯交給陸伯興。」

葉 我走了。（一下子碰在椅子上，椅子倒地）瞧……（作得意狀）瞧吧，姑置

其他於不論，單說現在，我就有多麼倒楣……簡直糟透了！（下）

董 葉莫拉衣·亞列克舍支，說實話，葉瑟霍獨夫已經向我求過婚了。

這可真叫我爲難死了，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纔好……他是一個老實穩重的人

，不過有的時候，謊起話來，人家聽不懂他。說得那麼好聽，那麼感動人，只是意思很難了解。我愛他愛得不得了。他也愛我愛得有點神魂顛倒。他是一個倒楣蛋兒，每天總得碰上點什麼。我們管他叫「二十二個不走運」……

陸

（傾聽）許是他們來了把……

董

來了！我怎麼說？……渾身覺得發冷。

陸

真的來了！我們出去迎接吧。她還認得我不？五年沒見面了。

董

（心神不定）我要昏倒了……哎，昏倒了！

衆

〔聽得見兩輛馬車行近邸宅的聲音。陸伯興和董菊沙急下。舞台上一個人也不見。鄰

室裏開始起了二陣喧嘩。費爾司拄着拐杖，急忙走過舞台，他剛去接了柳薄夫。安德列夫娜回來；穿一身舊式的號衣，戴一頂高帽子；嘴裏只顧嘰哩咕嚕，自己對自己喃喃着，但一個字也聽不清楚。後台的喧嘩聲越來越大。有人說：「打這邊走。」柳薄夫，

安德列夫娜，安嫗，夏洛達用鏈條拴一條狗同上，他們全穿着旅行衣服。娃略穿外套，戴頭巾，曼耶夫，西棉翁諾夫！畢希柴克，陸伯興，董嫗沙手持包袱和洋傘，僕人帶着行李多件——一通過房間。

安 打這邊走。媽，你還記得這間是什麼房嗎？

柳 （快活得落淚）這是育兒室！

娃 天氣多冷呀，我的手都凍僵了。（向柳薄夫·安德列夫娜）媽，你的房間，一間間的，一間紫的，還一點沒走樣呢。

柳 育兒室，我可愛的，美麗的育兒室……我小時候老睡在這兒的（哭）……現在，我還像一個小孩子……（吻克，吻娃略，繼又吻兄）娃略跟先前一模一樣，活像一個姑奶奶。還有董嫗沙，我也認得出來……（吻董嫗沙）

夏 火車誤了兩個鐘頭。怎麼啦？這算什麼規矩？

夏 （向畢希柴克）我的小狗會吃胡桃。

事（驚訝地）真有這樣的事！……（又回屋去了。）（憂鬱地）誰能小心相問

董「除安嫗和董嫗沙外，餘均下。」

董「可把我們等壞了……」（給安嫗除去外套和帽子）

安「我在路上有四宵沒闔過眼……我現在凍得要死。」

董「慫是在四句齋。出的門兒，那時候有雪，有霜，可是現在呢！親愛的小姐！

（笑，吻她）等您可把我們等壞了，我的希望，我的光亮……我現在要告

訴您一件事，我連一分鐘也不能再等了……（悲憤地）

安（沒精打采地）又是什麼……

董「事務員葉瑟霍獨夫在復活節後，向我求婚來的。」

安「你說來說去儘是這一套……」（整理頭髮）我的髮針全掉了……（十分疲憊，

站立不穩）

董「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。他愛我，多麼愛我啊！……」（自言自語地）

安

（眼望自己的房門，縈思莫釋）我的臥房，我的窗，好像我一直沒有離開過一樣！我回來了！明天早上一起來，我要跑到花園裏去……希望我能夠睡得着覺呵！我在路上一直沒有好好睡過，不安定的生活害得我好苦。

董

前天，彼得·謝爾該維支來了。

安

（欣然）彼稽！

董

他睡在外面深堂子裏，佳也住在那兒。他說，他怕麻煩這兒宅裏頭的人。（

看錶）應該早就把他叫醒了，可是娃爾娃拉·米海洛夫娜不讓我去叫他，她

董

說，「你別去叫醒他呀。」

安

「娃略上，腰帶上掛一串鑰匙。」

娃

董嫻沙，快去煮咖啡去……媽要喝咖啡呢。

董

這就去煮。（下）

娃

好啦，謝天謝地，你們總算來了。你又回到家了。（愛撫地）我的小心肝回

安 來面士本美人兒回來了！

安 我受夠了罪。……

娃 這我能夠想像得到！

安 我是在基督受難週列出的門兒，那時候天氣怪冷的。夏洛達一路講着話，變了許多戰法。你爲什麼要叫夏洛達跟我結着伴兒一塊兒走，成天儘跟我磨菇呢？……

娃 小心肝，你可不能一個人走呀。年紀纔十七歲水了。

安 我們到了巴黎，那時候天氣真冷。雪片像鵝毛一般下着。我的法國話說得真糟，媽住的是第五層樓，到了那兒，看見有許多法國人，男的，女的，圍在媽的周圍，還有一個老牧師捧着一本書，滿屋子儘是煙捲味兒，真不好受。我忽然可憐起媽來了，難過極了，我就抱着她的頭，抱得緊緊的，再也不肯放鬆。後來媽只管哄騙着我，哭着……

娃（嚙淚地）別往下說了，別往下說了……

安 芒東。附近的別墅她已經拿來賣掉了，她什麼東西也不賸了，什麼也沒有。我也窮得連一個哥片克也不見，好容易纔能回得到家。可是媽一點也不懂得！我們在火車站上喫飯，她儘點那些貴的菜喫，臨了，付給夥計每人一個盧布的小費。夏洛達也是那樣。雅沙給自己也叫了一份兒。簡直糟透了。媽身邊有一個聽差，名子叫雅沙，我們這回把他帶來了。

娃 那個壞蛋我早看見了。

安 這邊的情形怎麼樣？利錢付了沒有？

娃 哪兒來的錢付利息呢？

安 我的天，我的天。

娃 到了八月，地產就要拍賣了……

安 我的老天爺……

陸 (在門口往裏望，作半噙) 哼哼…… (下)

娃 (嚙淚地) 應該給他這個傢伙…… (揚拳示威)

安 (擁抱娃略，悄悄地) 娃略，他向你求過婚嗎？(娃略搖頭否定) 可不是，

他愛你愛得要命……你們爲什麼都不明明白白表示出來，還等着什麼呢？

娃 我想，我們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。他事由兒很忙，並不惦記我……他簡直沒

把我放在心上。各走各的路吧，我見了他就心裏不掛勁兒……大家都在談論

着我們的親事，大家都給我道喜，可是實際一點影子也沒有，從頭至尾都不

過是一場夢罷了…… (改變語調) 你戴的胸針活像一隻蜜蜂。

安 (陰鬱地) 這是媽給買的。(向自己的房間走去，用愉快的調子說話，做出

小孩子的情意之態) 我在巴黎還坐過輕氣球呢！……去下文去，這裏

娃 我的小心肝回來了！小美人兒回來了！

〔藍鬍沙帶着咖啡壺回，煮咖啡。〕

娃（在門口）我的小心肝，我整天爲管家務忙着東奔西走的，又得想這，又得

顧那。只要能夠把你嫁給了一個闊人，我的担負就會輕鬆許多，可以隱居起來，然後到基也輔……到莫斯科，走遍一切神聖的地方……走了又走，那真是前世修來的好福氣……

安 鳥兒在花園裏叫着呢。現在幾點鐘啦？

娃 準有兩點多了。小心肝，你該去睡覺了。（隨安嫻同入她的臥房）前世修來的！

（雅沙手持圍巾和旅行用皮包上。）

雅 （通過舞台，溫文地）我可以借光打這兒走過去嗎？

董 雅沙，快不認識您啦。您在外國過得好嗎？

雅 唔……您貴姓哪？

董 您離開這兒的時候，我纔只有這麼點兒……（以手比勢，從地板上慢慢地升

起）我名子叫董嫻沙，是費陀爾·珂索耶夫的女兒。貴人多忘事，您橫是忘記啦！

雅 唔……你這小胡瓜！（東張西望，然後擁抱她；她失聲驚叫，碟子墮地。她
費 沙急下。）

娃 （在門口，用不滿的口氣說話）又怎麼啦？

董 （噙淚地）碟子砸了……（哭）

娃 這是好造化的兆頭。

妻 （從自己的房間裏出來）我們得去告訴媽，彼得在這兒……

娃 我關照不要叫醒他的。

安 （沉思地）六年以前爸爸死了，一個月之後，弟弟格里沙又淹死在河裏，可愛

的孩子纔七歲。媽經不起打整，便遠走高飛，頭也不回地走了……（戰慄）
我多麼了解媽的心情，但願媽知道纔好！（略停）彼楮·特羅菲莫夫當過格

